

錢鍾書

交游考

谢泳——著



钱锺书 交游考

谢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锺书交游考 / 谢泳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08-7538-0

I. ①钱… II. ①谢… III. ①钱锺书(1910-1998)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9921号

钱锺书交游考

作 者 谢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538-0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
录

Contents



毕树棠谈钱锺书 | 001

钱锺书的一个妙喻 | 004

李慎之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 | 008

张芝联译《英国大学》 | 012

《闽县李氏硕果亭藏书目录》 | 017

钱基博捐赠文物《说明书》中的人和事 | 021

陈寅恪、钱锺书诗同用一典八例 | 025

钱锺书、陈寅恪留意古人小名 | 032

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秘事	034
《双照楼诗词稿》的三首题诗	038
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	041
《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	053
鲍小姐	077
《围城》涉及的人和事	088
二钱与陈衍之关系	094
钱锺书的“代笔”之作	100
钱锺书与周氏兄弟	103
钱锺书和他的两位前辈（两则讲课笔记）	117
钱锺书的科举观	139
《石语》笺证五则	145
钱锺书的一段经历	165
卢弼书札七通：致钱基博、钱锺书	196
后记	207

|| 毕树棠谈钱锺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太原与常风先生闲坐，经常听他说三十年代北平文坛旧事，也时时涉及他当年清华前辈及旧友，如周作人、冯友兰、朱光潜、沈从文、萧乾、钱锺书、罗念生、毕树棠、吴兴华诸位。对毕树棠先生，常先生言谈间总流露着特殊的敬意，因为毕先生学历不算高，但懂多种语言且涉猎极广，趣味极高。最近龙江兄送我一册他搜集编辑的毕树棠《螺君日记》^①。读来非常有趣，虽不是系统完整的日记，但也极有史料价值，与浦江清日记、季羨林日记等对读，可见当年清华和北平文坛许多趣事，对判断文学史实和拓展文学

^① 海豚出版社，2014年。

史线索很有帮助。有些细节与当年常风先生聊天时的谈论也大体相合，试举一例。

1932年12月5日，毕树棠记：“晚间钱锺书君来访，议论风生，多真知灼见。论文学史，分‘重要’与‘美’两种看法，二者往往为文学史作者所缠夹不清，其说极是。钱君对明清文学特有研究。谓清代之幕府犹如欧洲十七世纪之Salon，细思之，委实相似，惟Salon多贵妇知客，幕府则多青衫，罕见红袖耳。又谓杨哲子之弟杨钧著有《草堂之灵》一书，颇佳。又谓尝与陈石遗相过从，陈有‘黄节之诗才薄如纸’之语云云。”^①

印象中当年和常风先生聊天时，也曾涉及类似旧事。钱锺书先生对文学史的看法，即评价文学史时“重要”与“美”的关系。有些作品重要，但不“美”；有些“美”，但不重要。在文学史中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时代文学史中都有这样的现象。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都是重要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一定“美”，文学史当如何处理？我个人感觉钱先生是把“美”看得比“重要”为高的，这可能是他文学史观中的一个重要理想。“重要”是历史的，而“美”才是文学的。

^① 《螺君日记》。海豚出版社，2014：24。

这则日记还涉及钱锺书和陈衍的关系，证之后出的《石语》，可一一对证。比如对黄节的评论，对杨绛《草堂之灵》的看法，均在《石语》中出现。《草堂之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社曾印行，我读过，是一册有趣的笔记。

隔天毕树棠日记又载：“钱君送来‘秋怀’诗十首，清丽可诵。”《槐聚诗存》没有收入1934年前的诗，但1947诗中有《秋怀》一首。《中书君诗初刊》中写秋天的诗有好几首，但也没有题为《秋怀》的。据钱先生自己讲，《中书君诗初刊》中收录的是他1934年春至1934秋间的诗。这则日记提示研究者，钱先生未入集的旧诗还大量留存世间。虽然钱先生在《槐聚诗存》序中对“搜集弃余，矜诩创获”颇有讥笑之评，但对研究者来说，调笑归调笑，该做的学术工作还得做。

|| 钱锺书的一个妙喻

凡智者，一般均具幽默感，而幽默的核心是比喻，比喻的动力是联想。比喻的最高境界是能将所比之事，与眼前或历史中相类人事建立关系。表面与所欲表达之意越远而含义越近，则比喻越高明。如果字面意思与暗含意义完全相合却表现为无关联的另一事物，则成妙喻。钱锺书讲“喻有两面复具多边”，陈寅恪讲对对子的“正反合”之理，都有这个意思。

《中书君诗初刊》中，有几首钱锺书早年绝句，多数咏人，在后出的《槐聚诗存》中删除了。我印象中最早引用《中书君诗初刊》的

是李洪岩，可惜引述稍有不完备处。这几首绝句中有一首是钱锺书调侃当时“海派”和“京派”之争的。原诗如下：

亦居魏阙亦江湖，兔窟营三莫守株；

且执两端开别派，断章取义一葫芦。

钱诗古典不难解，直接用成语理解即可：人在江湖，心存魏阙。狡兔三窟。执两用中。首鼠两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今典则是当时的“海派”“京派”之争。

洪岩兄完整引过此诗，但他随后的几句引文似不够完备。^①查钱锺书原诗集，知此诗完结处有一自注。原文如下：

公超师谈海派京派之争。余言：生从海上来，请言海上事。有马戏班名海京伯者，大观也。我曹执两用中，比于首鼠，便借名定实，拔戟自成一队，可乎？师莞尔。

“京派”成员中，清华出身的不少，钱锺书毕业后如果不回上

① 《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海，在研究者看来，自是“京派”成员无疑。他早期文章多发《大公报·文艺副刊》《新月》《学文》和《文学杂志》这些“京派”重要期刊。

钱锺书在小说《猫》中，有直接讽刺“京派”的言论。他说：“因此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归化的国家，不住的挂在口头上”。^①

钱锺书这几首绝句，总题《北游纪事诗》，可能是他毕业后重回北平的感想。他和老师叶公超谈起“海派”“京派”之争，用了“海京伯”比喻。

“海京伯”是当时德国来上海演出的一家马戏团名字。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中曾有提及。钱锺书对“海派”“京派”之争向有成见，所以用眼前马戏班“海京伯”来调侃。这首绝句的意思或许是和叶公超开玩笑，意谓我们可以自立门户，另成一队，可左可右，可商可贾，可帮忙可帮闲，“借名定实”，我们这派可称“海京伯”派。

① 《人·兽·鬼 写在人生边上》。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21。

“海京伯”为马戏班名称，暗含“海派”“京派”之争，类似马戏班表演，如同一场闹剧，不可当真。“海京伯”字面有“海京”合称意思，而那个“伯”字，既有“老大”之意，更暗含“文章海内伯”意味，表明我们如成一派，马上可盖过“海派”“京派”。可谓明面字字贴切，暗义处处相合，比之于“海京”派之争，确为妙语，所以叶公超才不觉“莞尔”。

|| 李慎之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

人在心情灰暗的时候，总要设法选择一些能平衡自己内心波澜的活动，在中国文人身上，当对现实极度失望时，人们总能发现他们会把原来的热情转移到了其他学术方面，比如鲁迅会抄古碑、收乡贤旧籍或者留意汉画像等，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态度。1989年6月以后，李慎之先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李慎之先生和钱锺书同为无锡人，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处共事，平时也有交往。在心情灰暗的时候，想到做这样一件事，固然是对钱锺书先生学问的敬佩，但更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判断相关。当时钱锺书有一首名为《阅世》的旧诗，一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传颂。二十年过去了，

我至今还能记起当时朋友见面提到钱锺书这首诗的情景，真有往事历历在目之感：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李慎之先生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其心情当与这首诗的情绪相通，所以做起一样看似枯燥的事，也就兴味无穷了。

李慎之先生曾在《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种种》一文中提到过自己“曾收集过钱先生的译文，油印出来为学者示范”，就是现在这本《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我过去留意过这件东西，但一直没有见到，后来北京一位朋友得到了，知道我有此意，就痛快地送了我，我想从中判断李慎之先生当时做这件工作的心情。

《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是油印本，主要收集《谈艺录》和《管锥编》中的英文中译，其他外国文字翻译没有涉及。《钱锺书先生翻

译举隅》前面只留有李慎之先生一个简短的“编者前言”：

钱锺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述中援引外国作家之语类多附注原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之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帙之辑为不虚矣。

据陈乐民先生《李慎之先生二三事》回忆，当时李先生还曾有把《谈艺录》《管锥编》中其他国家的文字，也汇辑出来的想法，但最后没有完成。这些东西，李先生也没有打算发表，只是油印若干份给同好者看看。

1998年，当时《万象》杂志出版后，同时还编辑一本《万象译事》，可惜只出了一本卷上，《万象》虽挂名在辽宁教育社出版，但主其事者是北京沈昌文和上海陆灏。《万象译事》中就收有李慎之先生编的《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注明是一部分，只是关于《谈艺录》中的内容，是原编的四分之一，因为《管锥编》的内容更丰富。《万象》登载这一部分时，显然经过了李慎之先生的同意，因为“编者前言”前言下特别注意了“李慎之，一九八九年六月”。

一般关于钱锺书的研究史料中，对李慎之先生编辑的这个材料还不太注意，但如果我们理解钱锺书和李慎之当时的交往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判断当时李慎之先生的心情。这件学术工作中，寄托了李慎之先生对钱锺书先生的敬意，也反映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情绪。因为这个材料并没有完整出版，从保留史料的角度看，应当找机会把它完整印出来，这对以后钱锺书研究也是有好处的。

|| 张芝联译《英国大学》

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英国文化丛书”，共计十二册，分别是章元善《英国合作运动》、杨绛《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任鸿隽《现代科学发明谈》、张芝联《英国大学》、傅雷《英国绘画》、邵洵美《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诗》、林超《英国土地及其利用》、李国鼎《英国工业》、全增嘏《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小说》、张骏祥《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电影》、蒋复璁《英国图书馆》、王承绪《英国教育》。

出版这套丛书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二战后向世界宣传英国文明的一个举措，由英国驻华使馆负责。为出这套丛书，当时还成立了一个